

說文闕義箋

說文闕義箋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單刊乙種之一

丁山著

蔡元培題



引言

民國十四年冬，山讀書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沈兼士先生命以慧琳音義引說文料今本之異同，補段氏說文訂鈕氏校錄嚴氏校議沈氏古本考之闕失，間亦忝之毛詩鄭箋三禮注爾雅方言之流，探許說之原，驗之秦漢金石刻辭，正篆文傳寫之誤，私心自忖，較沈諸校，已復唐本之舊矣。然由唐上溯許君成書之日，相去又六七百年，中間展轉傳寫，豈能無譌，料許書而徒依慧琳所引，其所得終不越段沈規槩之外，不如舍唐言漢，以漢代故訓文字之書，還訂唐本之失，質之于沈先生，亦曰可。因降唐人徵引者為副料，而以三蒼急就之流，今古文師經說為料，勘主材，亟亟焉。惟許書原本是求矣。時閱年餘，未畢一卷，一卷之中，若帝王士中各字，即符合兩漢經說，得許君原本矣。證以甲骨刻辭及先秦彝器銘識，則又義與形違，形與古異，然後知兩漢經說不盡合

于古義說文為書以秦篆為質合以壁中古文及史篇文字其所謂古文去殷周前世古文不知其幾千年也其所謂本義去造字者真意亦不知其幾千里也說文正篆不過彙萃晚周兩漢間一切文字說解不過襲兩漢間今古文師經說而已以言文字原始造字原則蓋猶馬頭人為長人持人為斗虫者屈中也苛之字止句也至于惟初大極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二者地之數三者天地人之道也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士幹支之名解以月令六九之數解以陰陽五謂陰陽在天地間交午而象五行金謂西方之行生于土從土凡此之類皆今師之嚮言方士之誕論其與荆公字說何以異而許君說字于形之簡易誼之未聞者一委之三才五行陰陽月令以神其說以蔽其陋與其正隋唐傳寫之誤毋寧即卜辭金文訂許說之謬與其翻復許君原本毋寧即許書尤古之古文以探中國文字原始矣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雖無

田潛慧琳音義引說文箋山亦不屑屑于字句異同之比勘將肆其力于許書  
匡謬即許書以探中國文字原始矣。

雖然即許書以探中國文字原始還訂許說之謬者不自山始也。遠若洪  
亮吉朱駿聲嘗據詩書故訓訂許君訓詁之謬矣。有若王筠吳大澂林義光則  
嘗據金文訂篆文之誤矣。有若孫詒讓羅振玉則嘗據卜辭以溯金文之源矣。  
有若高田古籀篇則兼卜辭金文泉布鈔印等古文以綜論三代文字之訛變  
矣。然或失之博而寡要取材不嚴或失之斷章取義無徵不信至王靜安先生  
考之制度文物本之詩書義例通之古音假借參之彝器文字變化討論一字  
撥之本文而協驗諸他卷而通蓋自洪朱以來未嘗有精貫如此者也。然其說  
散在各書揮其粹醜亦未盡刊許君之謬。續前修未竟之功尤中國古文之業  
天下之大才知之廣吾知其必有人焉。願自秦火以來書又不止五厄古籍淪

亡數逾其半。夏禮殷禮久不足徵。以卜辭金文皮傳許書之事。易以制度文物古音通轉。古文義例證許書形體訓故之誤難。以故作者如林。而能貫串百家洞澈語言文字之源流者。尚不數數觀。如山之學殖膚末。豈敢有所論列。亦將求其放心而已。茲先擇許君所未詳者五十字。正其筆畫之譌。變詳其師說之是非。辭而闕之。名曰說文闕義箋。且述其譌闕之由曰。

字有自古文而籀文。自籀文而篆文分隸。展轉訛變。而失其本形初誼。許君不見殷周前世古文。不能考其形誼而言闕者。苟從𠃉。篆文譌𠃉為𠃉。戠從𠃉。篆文譌𠃉為音。幽從火。篆文譌火為山。羸象獸。篆文譌從肉。夙言之類是也。𠃉字有形聲明白。篆變失其聲。許君不得其聲而言闕者。遠諧遠聲。變諧因聲。𠃉諧疾聲。篆文譌遠為遠。譌因為因。譌疾為疾之類是也。古文不拘形體向背。反形即是正形。許君強別二字。既別之後。反形無義可說。而謂之闕者。爪與瓜。𠃉

與𠄎、𠄎與邑、𠄎與巳之類是也。字有疊形不成字，其字即本字。許君以古籀偏倚從疊形而強謂之字，既謂之字，亦無義可說而言闕者。因𠄎從林而立林部，因𠄎從𠄎而立𠄎部，因𠄎從𠄎而立𠄎部，來從尸而別為𠄎字，某上象果實而謂從甘，此不必闕而闕矣。字有象兩物之合，篆文變為疊形而失其形誼者，象秘繫不從二弓，所象質劑不從二斤，篆文論為𠄎所，許君因就疊形為說而闕其本誼矣。字有單象名物形，疊之以表其動者，如二束為棘，棘之為言轉運也，三兔為羸，羸之為言急走也，許君不能自其聲音求其形義，此不當闕而闕也。若夫𠄎從又持大室內象有所搜尋，許君以漢時通行尊老誼訓變為老，𠄎從舟舛聲本謂舟縫也，許君以相沿施身自謂誼訓舛為我，此以當時師說失文字古誼，此非篆變之罪，實許君本之詳考而妄闕也。乃嚴氏弟兄不求其端，不訊其末，一則曰許君自叙云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此



變之失其真乎、欲知其詳、請俟來日。惟自沈先生啓茲編之緒、復承師友前賢發其疑滯、使四年積稿、得以殺青、俱不可不感也。即此且致謝意。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丁山識于北海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說文闕義箋

訓旁溥也。從二，上古文闕，方聲。爾古文旁，爾亦古文旁，旁籀文。

鈕氏玉樹校錄曰：繫傳方聲在闕上，宋刊本闕字模糊，韻會無聲字，闕字蓋

黃公紹刪之也。徐鍇按許慎解序云：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此旁字雖知

從上，不知其所以從，不得師說，故言闕。鍇以為自上而下，旁達四方也。




李陽冰曰：「旁達之形，此言得矣。因上下旁達之說，而謂下古文別作












丌，乃上下並省成文，亦象四旁者。吳穎芳說文理董是已。吳說見王紹蘭說文段注

訂然下說文作丁，篆文作下，華岳碑則作一，金文多作二，卜辭多作（一），吳

氏所謂下古文別作丌者，既無所據，則丌乃上下並省成文者，自不足信。

嚴氏珂校議云。凡言闕者轉寫斷爛。校者加闕字記之。小徐指為許語。皆承李陽冰之誤也。今此當闕從人二字。冂部央從大在冂之內。大人也。央旁同意。許君既言央旁同意。則旁從人字。古文旁從奇字。儿無疑矣。錢坫辨詮亦同其說。張君文虎復綜吳嚴二說而申之曰。旁字在上下二文間。從方者四方也。從人者天上地下人在中也。詳竹藝室隨筆不知冂釋為人之古文。則冂不得謂為上下並省成文。人籀文作𠂇。古文奇字作𠂇。金文作𠂇。卜辭間作𠂇。冂之為人。不見典籍。不見金石古文。則人在天地中之說。又未可執以為信矣。王氏筠釋例。旁下云闕。謂冂也。按此以會意定指事字也。許君專以方為聲。亦有遺義。從上從方乃上下四方旁薄充塞之意。冂則狀其無不到之形也。又云。以會意定指事。字義重事不重意也。旁下云薄也。則薄乃其本義。而從上從方不足表明其意。惟冂乃足發揮之。窺王

氏之意似以冂為指事符號。齊以從下從人諸說於理較優。然謂溥為宀之本義失亦較遠。宀之語根方也。故廣雅以方訓宀。東京賦。宀震八鄙。薛注亦云。宀四方也。由四方之誼引申之。或曰廣。或曰大。更就廣大之誼。漢釋之則為宀魄。為宀薄。為宀溥。溥者宀聲之轉。誼故相通。爾雅溥大也。詩溥彼韓城。箋溥廣也。溥與宀聲同而誼通。許君知之。許君所不知者。央。何以同意耳。央。宀同意。非特許君未能明。即漢以來探古文之源者。皆未之或喻也。宀之見於殷之甲骨刻辭者。其形或作。或作。或作。殷虛書契卷二第三葉

按編下 羅氏玉振考釋曰。宀古今文作。宀聲 宀專並從。或從。即之省。或從。又之變也。山謂卜辭時代視金文為古。謂金文即卜辭形之變可。謂為之省。則大不可。宀者。宀之最古文也。其下從方。四方之誼。其上從。即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

冂之冂也。冂象遠界，畫野分州，界各有四，故金文或作冂矣。央從冂，苟亦從冂，故其誼同。苟之本義為四方，央之本義為中央，中央四方亦曰五方。禮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西都賦：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五方者兼中央言之也。故墨經曰：中央苟也。苟，妣，狸母，畝亦作冂，央，齊侯壺作央。壺云余不其使詩為狹，央，其錯方大于冂內之法正同。苟之從冂，此亦可比較得者也。自周秦之世，改易殊體，冂一變而為冂，再變而為冂，小篆復譌而為冂，于是從人從上下省之說紛起，而央苟同意漸荒。爾雅：二達謂之岐，苟，三達謂之勸，苟，釋名解之曰：物兩為岐，在邊曰苟，詩：在野之坰，冂之後起字傳亦曰：坰，遠野也。遠野者邊圍也。苟之從冂，蓋取邊遠之意矣。文字孳乳，先有聲音，偏苟較後，字之從某得聲者，往往即含是意，此所謂形聲兼意也。在許書則曰：從某從某某亦聲，其聲雖兼意而意非聲部本義者，許君則仍以形

聲字解之曰從某某聲，ㄩ旁之偏倚也。方旁之聲母也。偏倚之意不能先聲母立，則四方之意較邊遠為古。然四方亦非方之本義也。以許君之例例旁，當曰，冂邊也。從冂，方聲。王氏謂以會意定指事，蓋亦拘虛之見矣。旁之古文一從冂，一從丌，丌者冂之有形，冂者丌之別體。孫詒讓曰，冂當為軛原始象形字，上從一以象衡，中從丨以象軛，下從冂以象軛。軛，車部，軛轅前也。大車之軛謂之榻，釋名，榻，扼也。所以扼牛頸也。許君又云，兀高而上平也，高也，軛也。竝與邊遠之意不倫。豈李燾所謂籀古文皆後人依字林補耶。爾汗簡注云出林軍某字不云出說文極可疑爾上之冂疑即冂誤也。籀文旁從雨從方，詩所謂雨雪其雱也。史篇借為旁大，許君不別，逕以為旁之或體。王國維已疏證其誤矣，茲不更詳。

單大也。從口，單亦聲。

二徐本竝云闕。清儒補此闕義者不下十餘人，其得失則往往相衡。段云單形未聞，桂云不知單義，此闕其所闕者一也。嚴氏校議曰：凡云闕者，皆後人校語。單字當從車省，鼎彝銘有單單數形，旂字有單單數形，詩其軍三單，亦以車起算。王筠申之曰：斬所從之單，或從全車，或有上，或省下，或上下俱省。說文所收單字，第有其上者耳。單字見于春秋者，姓也。見于詩者，蓋兵車也。穆天子傳：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圍喪車，是曰囿單。囿者明也。指水而言，單者車也。指喪車言，此殆呼車為單之明證。此謂單下所從之單為車之有形二也。辛紹業許槌謂：學部單字注皆作單，則知此單字即單之隸體作單者三也。詳古韻閣讀說文記朱駿聲謂單從口，華有聲。淮南天文：單闕，注：陽氣推萬物而起，高謂字從單，故以推為說四也。徐灝

謂姤單區單作𠄎散氏盤作𠄎餘多作單是早者隸變之譌體疑此即古

單字象形五也。孔廣居疑疑。𠄎即解之古文。𠄎象兩柱。𠄎象腹與足。解乃

爵之大者。故單訓大六也。詳說文疑疑按孔君之說實祖趙官先說文長箋。章太炎據毛傳三單

相襲也。謂襲為單之本義。其字象蟬聯相續。故作𠄎于六書為指事。文林

義光據散氏盤。𠄎形更謂單不從口。當為蟬之古文。𠄎象雙目。下象腹尾。

文源七也。王廷鼎字義新鏡謂𠄎從𠄎干聲。為古旂字。古畫三辰于旂。從𠄎。

者日月星也。從干旂之竿。此說之較新而誼亦較允者八也。考之左傳三

辰旂旗。昭其明也。杜鄭注竝以三辰為日月星。日實月缺而星繁。非𠄎所

可見意也。畫𠄎于𠄎揭𠄎于竿以為旂旗。竿亦無從看三辰也。新鏡之說

似是而非矣。散氏盤。𠄎形未易識。而王復齋積古齋所錄𠄎文。𠄎形之上

皆聯于𠄎。王復齋微異之全形未可知。則章林之說自有待于推詳。

單之見鼎彝銘識者不作單，即作單，其下從甲，不自隸變始，亦未見有作單形者。則孔君所謂單為大爵，辛徐謂隸變之譌者，似皆影響之談。凡說文所傳省形有聲者，譌以傳譌，許君未得其解者十八九。單從華省，殷周古文固未之聞，徵之兩漢金石，亦尠合契。且華亦無推義。說詳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畢下則朱氏推起之義，於何足徵，而嚴王從車省之說，亦不能無疑。且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兵三人，士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古之兵賦皆出于鄉，家有丁壯，必供戰役。如嚴王說詩，則公劉在邠，地方不過數里，戶籍不過數百，國將不國，安見其既溥且長乎？以此說經，經意茲舛，以此解字，字義乖互，執碎簡爛文以窺五牛之全者，揆諸本文而立室，不徒嚴王為然也。二百年間言單字者，何莫非單文孤證以害形義耶。

單之形見于殷契者與金文不甚遠，而其流變也往往似干，干與盾同實